

[英] 詹姆斯·马修·巴利 著
靳锦 译

彼得·潘



Peter
Pan

彼得·潘

Peter Pan

【英】詹姆斯·马修·巴利 著

靳锦 译

◆ 云南出版集团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潘 / (英)巴利著; 靳锦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4 (2016.11重印)
ISBN 978-7-222-13618-2

I. ①彼… II. ①巴… ②靳… III. ①童话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6646号

责任编辑: 杨庆华 唐 俊
装帧设计: 李 芸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杨 立

《彼得·潘》

(英)詹姆斯·马修·巴利 著 靳锦 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75
印数	25,001-30,000
字数	197千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 2016年11月第4次印刷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3618-2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 021-64386496 调换。

目录

CONTENTS

彼得·潘

彼得·潘闯了进来	003
影子	013
走吧，走吧！	023
飞行	043
小岛成真	056
小小的房子	070
地下的家	081
美人鱼的环礁湖	090
梦幻鸟	106
快乐的家	110

120

130

136

146

155

168

178

温蒂的故事

孩子们被抓走了

你相信有仙子吗？

海盗船

终极对决

回家

温蒂长大了

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

游览肯辛顿公园	196
彼得·潘	206
画眉的巢	217
闭园时间	226
小房子	239
彼得的山羊	256
译后记	266

彼得·潘

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只有一个例外。孩子们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终有一天要长成大人，而温蒂是这样知道这件事的：两岁时的某一天，她正在花园里玩儿。她采了一朵花并拿着它跑到妈妈的面前，我想，她那时的样子一定可爱极了，所以达林夫人才会捂着心口叫道：“天哪，我多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不长大啊！”这个话题到这里便结束了，但温蒂就此知道她一定会长大。两岁之后人们总会知道这一点——两岁是童年终结的开端。

温蒂家住在这条街的14号。在她出生之前，达林夫人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她是一位漂亮的女士，有着各样浪漫的想法，总是甜甜地与人开着玩笑。她那浪漫的心就像来自神秘东方的小盒子一样，一个套着一个。不论你打开多少个，里面总还有一个。而在她那爱说笑的嘴上，有一个温蒂永远也得不到的吻，虽然它明明就在她嘴角的右边。

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她的芳心的：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许多先生——那时还不过是小伙子，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她，都跑着去她家里求婚。而达林先生却另辟蹊径。他雇了一辆车抢先到达，于是成功地娶到了她。他几乎得到了她的全部，除了她心底最深处的盒子和嘴边上的那个吻。他从来不知道盒子的存在，而随着

时间的流逝，他也渐渐放弃了那个吻。温蒂觉得伟大如拿破仑，应该可以得到那吻。不过我却能想象，即便是他，也逃不过尝试后失败、最终冲动地夺门而去的命运。

达林先生曾向温蒂炫耀说，她的母亲不仅爱他，而且尊敬他。他深谙股市之道，经常谈论着哪一只股票升了，哪一只又降了。当然了，没人真的懂这些，但他看起来胸有成竹，那神情令女士们十分崇拜。

达林夫人嫁给他时穿着白色婚纱。刚开始主妇生活时，她把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怀着近乎愉悦的心情记录，就好像这是一个游戏：她连一粒菜芽都不会漏下。但渐渐地，整棵花椰菜都被她写落了。达林夫人用本该记账的时间画了满满一整本的婴儿简笔画像，那是她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的猜测。

第一个出生的是温蒂，接着是约翰，最后是迈克尔。

在温蒂出生后的一两个星期，达林一家担心他们无法喂饱这张多出来的嘴。尽管达林先生很为女儿的出生感到自豪，但他是个体面人，要保证生活的品质。他坐在达林夫人的床边，握住她的手计算花费。达林夫人恳求他冒一次险，但这不是他做事的方式。他喜欢拿出纸笔细细推算，而此时如果达林夫人给他提意见，他那易被干扰的个性便会使他不得不从头再计算一次。

“现在不要打断我，”他言辞恳切，“我这里有一镑七先令，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在办公室。我可以省下十先令的办公室咖啡钱，加在一起是两镑九先令六便士。你还有十八先令三便士，共三镑九先令七便士。我存折上还有五镑，总数是八镑九先令七便士……谁在动？……八九七……小数点在七前面……不要出声，亲爱的……还有你借给别人的一镑……安静点，小宝贝……小

数点在小宝贝前面……看，被你搅乱了……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九九七？是的，我说的是九九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指望着这点钱过一年？”

“当然可以，乔治。”达林夫人哭喊出来。她想留下温蒂，但达林先生比她们俩都要强势。

“别忘了还有腮腺炎，”他几乎威胁道，又开始计算，“腮腺炎一镑，也许用不了这么多，但我敢说至少也要三十先令……别说话……麻疹要花一镑五，德国麻疹花半个几尼，总共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别摇晃你的手指……百日咳，十五先令……”如此计算下去，但每次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最后达林先生将两种麻疹作为一种处理，腮腺炎减到了十二先令六便士，温蒂才得以幸存。

约翰出生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风险；迈克尔更糟，几乎是侥幸逃脱。但是他们都活了下来。不久你就会看到三个孩子排成一队，由保姆陪着去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了。

达林夫人安于现状，但达林先生却喜欢和邻居攀比，所以他们有了个保姆。不过，他们太穷了，让孩子喝上牛奶已属勉强，所以他们只好找了一条叫做娜娜的纽芬兰狗充当保姆。娜娜之前没有主人，达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遇见的它。一些在公园里照看小孩子的粗心保姆很讨厌娜娜，因为它总像个巡视员一样，不时把头伸进摇篮里偷看；它还跟着她们回家，向主人揭发她们的懒惰。娜娜是个极为出色的保姆。它一丝不苟地给宝宝洗澡，夜里无论多晚都保持警觉，哪怕只是听到了最轻微的哭声。娜娜的窝安置在儿童房里。它天赋异禀，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咳嗽无关紧要，什么时候又需要及时就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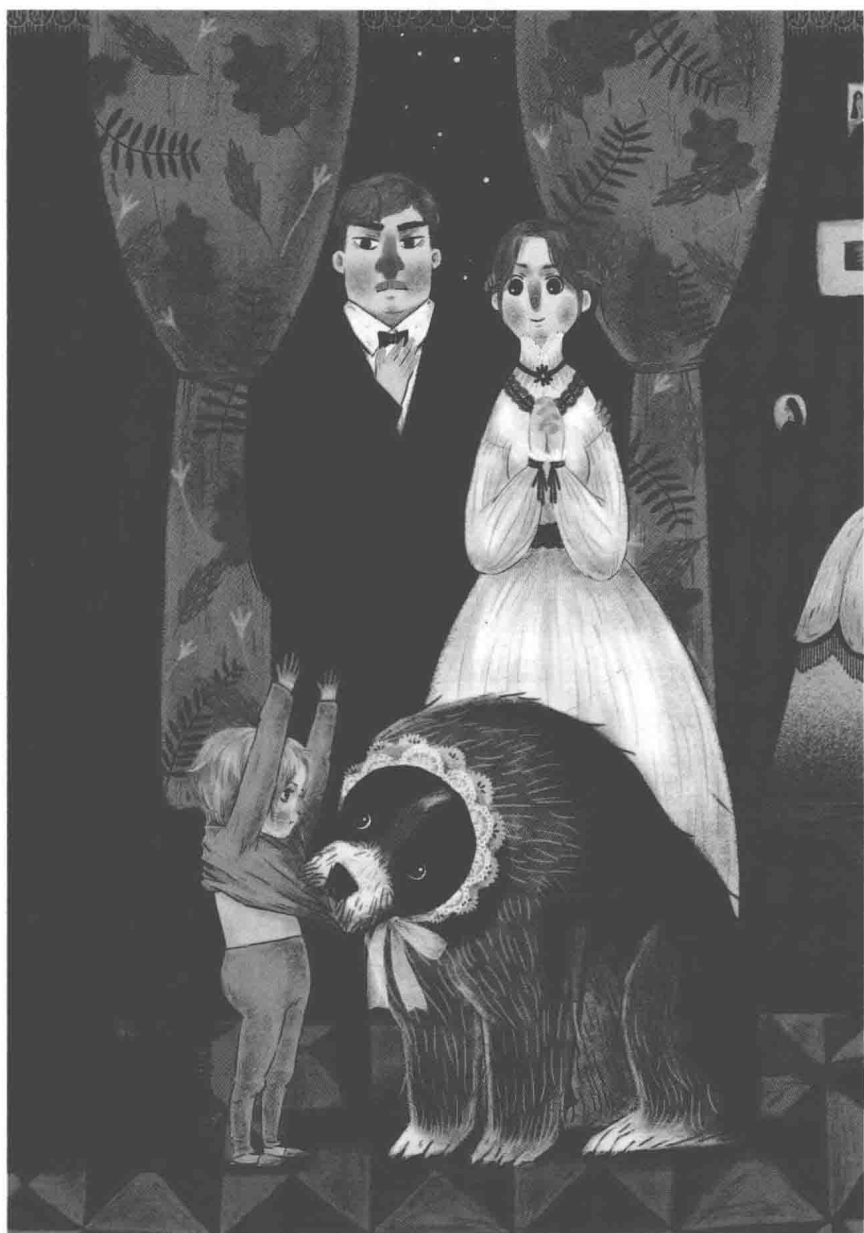
娜娜始终相信传统治疗方法，比如大黄叶之类的，而对细菌等时髦的说法却不屑一顾。它护送孩子们去学校很有一套：孩子们表现好的话，它就一声不吭地跟着；要是他们乱走，它就让他们排成一队。当约翰去踢球的时候，它从来不会忘记给他带球衣；而为了防备不期而至的雨，它嘴里总是叼着一把雨伞。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有一间地下室，保姆们一般在那里等候。她们坐在长椅上，而娜娜则卧在地上，这是她们唯一的不同。保姆们看不起娜娜低贱的社会地位，但娜娜还看不起她们轻俗的谈话呢。娜娜不喜欢到达林夫人朋友的儿童房去拜访，但如果是她们来，它也会得体地打扮孩子们：解下迈克尔的围嘴，给他换上另一件带蓝色穗子的；抚平温蒂的衣服；还给约翰梳好了头发。

没有任何婴儿房能如此井井有条，达林先生深知这一点。但他仍不时担心邻居会取笑自己。

他必须考虑自己在城中的地位。

在他看来，娜娜并不敬重自己。“我知道它无比敬重你，乔治。”达林夫人向他保证。然后她还示意孩子们，一定要对父亲格外好。他们跳起欢乐的舞，家里唯一的仆人丽莎也参与进来。尽管在雇佣丽莎的时候，她发誓自己早已过了十岁，可穿着长裙、戴着仆人帽的她看起来仍然很矮。孩子们跳得多开心啊！最开心的是达林夫人，她旋转如飞，你似乎只能看见她嘴边的吻；这时如果扑上去，你也许就能得到那个吻。他们是如此单纯而幸福的一家人，直到彼得·潘的出现。

达林夫人第一次听到彼得·潘的名字，是在她整理孩子们头脑的时候。但凡好妈妈都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熟睡之后整理他们的头脑，把白天的碎片归位，好为第二天做准备。这时如果你



保持清醒(当然你做不到),你就会看见自己的母亲正在做这件事。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因为那就像整理抽屉一样。你看见她跪在地上,饶有兴致地观察你脑子里的东西:她会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开始有了这些想法,哪些可爱,哪些不那么可爱。她会把可爱的想法贴在脸上,就好像贴着一只柔软的小猫,同时把不那么可爱的想法匆忙收起不再见光。清晨,当你醒来,前一天晚上临睡时各种顽皮和作恶的念头都被折叠得很小,塞进心里最底层的盒子深处;而盒子最上面则清爽地铺满了美好的思想,等待你披挂上身。

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人脑的图片。你知道,医生有时会把你身体的其他部分画下来,那种图片看起来会非常有趣。可要是你碰巧看到的,是一个医生为一个小孩儿的头部画的图像,那就会觉得它不仅混乱无序,而且一直在绕弯子。那上面有之字形的线条,就好像你卡片上的温度曲线,也许那就是梦幻岛^①上的道路吧。说到底,梦幻岛还是一个岛。它色彩斑斓,近海有绚烂的珊瑚礁、轻快的小船,岸上则有野人和孤零零的野兽巢穴;还有地精,他们大多数都是裁缝。河水穿越洞穴而下,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也在,还有一间腐朽得快要坍塌的小屋;另外,别漏下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小老妇人。不过如果只有这些,那还只是一张简单的地图。可实际上,图上还有第一天去学校、宗教信仰、爸爸、圆池塘、针线活儿、谋杀案、绞刑、变格动词、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

①梦幻岛:原著中的单词是 neverland,一般翻译为“梦幻岛”或“永无岛”。译者综合考虑本书的气质,选择了前一种译法。

穿背带裤、数到九十九、自己拔牙奖励三便士，等等。这些要么是岛上的一部分，要么是另一张地图的显影，总之，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而且没有一样东西是静止不动的。

每个人的梦幻岛都是不一样的。约翰的梦幻岛有环礁湖，湖上飞过成群的火烈鸟，而约翰正在瞄准它们。迈克尔还小，在他的梦幻岛上，是环礁湖在火烈鸟上面飞。约翰住在一艘倒扣在沙滩上的船里，迈克尔待在树皮搭成的棚屋中，而温蒂住在树叶编成的房子里。约翰没有朋友，迈克尔在晚上会有朋友，温蒂则有一条被父母抛弃的狼宝宝。总的来说，这些不同的梦幻岛就像一家人，如果他们站成一排，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长得大同小异。孩子们经常划着小船，登上这些充满魔力的海岸。我们曾经也是如此。而我们至今仍然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尽管我们已经不再上岸。

在所有令人愉快的岛中，梦幻岛是最温暖、最舒适的。它既不太大，也不太散，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的距离虽说有点远，但布局却还算紧凑。当你白天玩椅子和桌布的时候，它一点儿也不吓人，但到了晚上，你睡觉前的两分钟，它会突然变得十分真实，所以晚上要留着夜灯。

达林夫人在她孩子们的大脑里遨游时，偶尔会碰到一些她无法理解的事情，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彼得”这个名字。她压根儿不认识彼得这个人，而且“彼得”不仅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头脑中出现，连温蒂的头脑里也到处是他，这个名字比其他任何字都粗大醒目。达林夫人盯着它看，感到仿佛有一丝古怪的傲慢从这个名字里飘出来。

“是的，他是挺傲慢的。”温蒂抱歉地承认。她的妈妈一直

追问她。

“但他是谁呢？我的宝贝。”

“他是彼得·潘呀。你知道的，妈妈。”

达林夫人起初并不知道，但她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童年，果然记起一个叫彼得·潘的孩子，据传他和仙子们生活在一起。有许多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比如当孩子们死后，他会陪着他们走一段路，这样他们就不会害怕了。达林夫人当时相信这些，但现在她结婚了，懂事了，就非常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了。

“而且，”她对温蒂说，“他现在应该长大了。”

“不，他没有长大，”温蒂信心十足地保证，“他只有我这么大。”温蒂的意思是，彼得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都和自己一样大。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她就是知道。

达林夫人去问自己的丈夫，但达林先生只是发出轻蔑的嘘声。“记住我的话，”他说，“这只是娜娜塞进他们大脑的荒谬念头，这种念头只有狗才会有。别管了，它会消失的。”

但这个念头并没有消失，不久，这个调皮的小男孩儿就会让达林先生大吃一惊。

孩子们经历最奇异的冒险，却可能丝毫不以为意。比如，他们可能在事情过了一个星期时才想起来，他们曾在森林里遇见过死去的父亲，还和他一起玩过游戏。某天早晨，温蒂就是用这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透露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儿童房的地板上有树叶，但孩子们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没有。达林夫人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温蒂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我打赌又是那个彼得干的。”

“什么意思，温蒂？”

“他太顽皮了，都不擦干净自己的脚印。”温蒂叹了口气，她自己是一个爱整洁的孩子。

她煞有介事地解释到，彼得有时候晚上会来儿童房，坐在她的床脚，吹笛子给她听。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醒过来。所以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她就是知道。

“你在胡说些什么呢，宝贝。没有人能不敲门就进来的。”

“我想他是从窗子进来的。”温蒂说。

“亲爱的，这有三层楼高。”

“可树叶不就在窗边吗，妈妈？”

确实如此，树叶就是在窗边被发现的。

达林夫人不知道该怎么想，温蒂说的一切听起来都那么自然，你不能说她是在做梦而置之不理。

“我的孩子，”她叫起来，“为什么你不早点儿告诉我呢？”

“我忘记了。”温蒂轻描淡写地说，她着急要去吃早饭。

哦，她肯定是在做梦。

但话说回来，地板上确实有树叶。达林夫人仔细地检查过了，这是一些枯叶，但她确信这些树叶绝不可能来自英格兰。她点着蜡烛，匍匐着爬过地板，查看是否有陌生人的足迹。她还用小棍子“啪啪”地敲打烟囱和墙，并从窗口放下一根卷尺测量高度，结果她发现窗口离地面足足有三十英尺高，墙上连一个可攀爬的下水管也没有。

温蒂肯定是在做梦。

但接下来的那晚证明温蒂并没有在做梦，正是这天晚上，孩子们非凡的奇遇拉开了序幕。

而在我们还没说完的这天傍晚，孩子们都睡熟了。娜娜正好

去休息了，达林夫人给孩子们洗了澡，唱着曲儿，直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松开了她的手，进入梦乡。

一切看起来如此安详温馨。达林夫人笑了，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是她安静地坐在火炉边开始缝衣服。

衣服是给迈克尔的，他生日那天要穿这件衬衣。炉火旺盛，儿童房的三盏夜灯忽明忽暗，不一会儿，缝针落在了达林夫人的膝盖上，她的脑袋一个劲儿往下栽。她睡着了。瞧瞧他们四个，温蒂和迈克尔睡在那边，约翰睡在这边，达林夫人睡在炉火旁。应该再点亮一盏夜灯来着。

达林夫人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梦幻岛就在眼前，一个陌生的男孩儿从岛上冲了过来。小男孩并没有吓到她，因为她觉得以前曾经见过他——在一些没有孩子的女人脸上见过，也在一些妈妈的脸上见到过。可是在她的梦里，小男孩把遮掩梦幻岛的幕布掀开了，她看见温蒂、约翰和迈克尔正透过缝隙向里张望。

这个梦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但当达林夫人做梦的时候，儿童房的窗户突然被风吹开了，一个小男孩真的降落在了地板上。他被一道奇异的光包围着，那光还没有你的拳头大，就像一个活物一样在屋里蹿来蹿去。我猜想正是这道光惊醒了达林夫人。

她惊叫一声跳了起来，不知怎的她立刻就知道眼前的这个男孩就是彼得·潘。如果你或者我或者温蒂看到那情景，就会觉得他像极了达林夫人嘴边的那个吻。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穿着树叶和树干挤出的汁液做的衣服，但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则是他保留了一口乳牙。当他看到达林夫人是个大人的时候，他朝她咬了咬那些珍珠般的牙齿。